

清儒學案

世章



壹
苑

清儒學案卷三十五

天津徐世昌

鄞縣二萬學案下

萬先生斯同

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悔菴先生八子先生其季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坐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聞戴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與同志相劇切月有會講博通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薦鴻博辭不就初順治二年詔修明史未幾罷康熙四年又詔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大學士徐元文爲監修取彭孫遹等五十人官翰林與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先生嘗病唐以後史設局分修

之失以謂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故辭
不膺選至三十二年再召王尙書鴻緒於家偕陳文貞張文和
爲總裁陳任本紀張任志而王延先生於家委以史事而錢氏
名世佐之每覆審一傳曰某書某事當參校顧小史取其書第
幾卷至無或爽者士大夫到門諮詢了辯如嚮嘗書抵友人自
言少館某所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
之遺也長游四方輒就故家耆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
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討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
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
察之則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
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
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

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溢也又以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者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嘗作明開國訖唐桂功臣將相年表以備采擇其後明史至乾隆初張文和等奉詔刊定卽取王氏史彙爲本而增損之王彙大半出先生手也嘗補歷代史表五十四卷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東漢有宦官侯表三國仿大事記作三國大事年表則前代所闕而自造體制

者也又著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一卷儒林宗派十六卷石
經考一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
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
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
文集二十卷卒於京師年六十四門人私諡曰貞文

參史傳
全祖望撰

傳 錢大昕撰傳 方苞撰
墓志 錢林文獻徵存錄

羣書疑辨

五服皆用衰

以下喪禮雜論

古之五服未有不用衰者不但齊斬用衰卽功服亦曰功衰總
服亦曰總衰其他弔服亦曰錫衰疑衰是可徵喪服之必用衰
矣故開元政和二禮及明之集禮猶仍其制而不變乃溫公書
儀則惟三年用之朱子家禮則惟期服以上用之雖失古人之

制猶曰已所著書原非盡依古禮也勉齋信齋素稱達于禮者其於儀禮一書析之極其精矣乃謂禮惟父母用衰旁親皆不用是何敢于背禮爲此無稽之論也家禮功總不用衰或其未及改定之故正賴後人補之信齋反以期服用衰爲過此豈可謂達禮者乎至於書儀之失尤不可言夫齊衰也而可用寬袖襴衫乎夫小功也而可用白絹襴衫乎齊衰有三年母服亦將不用衰乎在公之意謂習俗如此無可奈何而爲此說夫所貴乎君子者謂其能秉禮以正俗也今旣不能正俗則已矣又以此筆之于書是非惟無以正之反若有以導之矣夫我不能強天下以由禮豈不能使吾身之由禮吾盡吾禮而世之從不從聽之而已今觀公之書則是公于喪服未必能一一如禮矣人望如公而爲此非禮之服世人論者不謂公之徇俗而以公爲

樹之標必曰公猶如此吾儕何爲不然是因公之書而先王喪服之制將從此盡廢其始也人猶以爲陋製其繼也人竟以爲禮服矣不意賢達如公而有是也況喪服禮之重者而可徇將何者不可徇又何以著書垂後哉彼開元政和諸禮亦豈能強世之必從但制禮者不可不如是耳書儀家禮二書無事不折衷至善實萬世不刊之典也獨于喪服猶稍有遺憾吾故不能以無辨

括髮免髻之制

括髮免髻之制註疏謂皆以麻自頂而前交于額卻繞于髻惟免用布爲異是三物而一製也愚嘗竊有疑焉括髮之式自注疏而外諸家從無別解愚謂玩此二字之義則必其制足以括盡其髮而無餘也若止用麻一條果足以括盡其法乎蓋古者

有纚以韜髮纚用繒爲之廣幅長六尺親始死冠去而纚猶存
至小斂并纚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纚相似蓋纚用繒而
括髮用麻布此時不可以服繒故易之以麻布也不然括髮既
用麻繩矣又以麻繩爲絰而加於括髮之上豈人之首所能容
乎此括髮之可疑者一也免之式鄭氏固謂未聞又引舊說以
爲如冠狀夫曰如冠狀則非以一寸之布自頂而繞于額矣得
毋自解而自背之乎善乎呂與叔之言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
四垂短髮而露其髻于冠禮謂之缺頂冠者必先著此缺頂而
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頂存因謂之免是說也不勝于
布廣一寸之說乎此免之可疑者二也髻之說鄭司農謂麻與
髮相半結之馬季長謂屈布爲巾高四寸惟鄭氏謂如慘頭耳
昔夫子誨兄子以髻戒曰毋縱縱母扈扈釋者謂縱縱太高也

扈扈太廣也儻如注疏亦以麻自頂而交于額則本無高廣之形何必戒之以縱縱扈扈乎鄭司農之說杜元凱用之雖若勝于康成終不若馬氏高四寸之說與孔子之言有合也此髻之可疑者三也凡此三說非敢故違乎注疏但以昔賢原有別解何必鄭氏之是而他說之非也愚故聊書臆見以質正于知禮者焉余既爲此說或者謂經言括髮以麻而子謂用麻布則與免而以布何別乎不知括髮以麻者蓋未成之布故謂之麻免而以布者乃已成之布故謂之布也若果如注疏之說自頂而前交于額將交于額上乎則束髮不能固將交于額下乎則于髮不能括無一而可也故愚以爲其制必當如纚也

杖

按削杖之制孔穎達陳可大輩謂削之使方以象地書儀家禮

則謂上員下方乃開元禮獨謂削杖員之而敖繼公引杜元凱說證削杖爲員諸說紛紜如此然則當何從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經經之形旣員則杖形亦員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于父也何必取天員地方之說乎書儀上員下方亦以其意爲之耳校之孔疏無所取象矣

弔賓入拜靈座

按古禮行弔未襲之前主人不出旣襲之後主人始出拜賓然但主人拜賓賓不答拜其意蓋爲執事而來不敢自居于賓也至于死者之前雖每日設奠從無拜禮不但弔賓不拜卽孝子亦未嘗拜蓋事之如生不欲以死禮待之也後世如開元政和諸禮皆然猶有古人之意至溫公書儀則有賓主交拜之禮且有入拜靈座之禮而文公家禮悉遵之與古禮始大異矣夫古

人之于尸柩雖子孫猶且不拜奈何賓客而使之拜哉今世之弔賓無有不拜靈座者甚有高年尊長之人而僕僕下拜于卑幼此豈情之所安乎雖世俗通行難以猝變惟於平日之可受拜者則受其拜而其未嘗受拜者則固辭而力卻之庶幾協于人情也

謝孝

按後世有謝孝之禮多謂輓近之陋習不知古禮已先有之然注謂尊者加惠必往拜謝則是所謝者耑指曾來賄賂之人非盡弔客而徧謝之也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則其所拜謝近在一城之中豈若後世之過都歷邑越在數百里之遠而亦往謝之哉況古之所重者君賜君有賜不可以不拜謝故因拜君而卽拜眾賓後世大臣之歿及大臣之父母歿例得蒙君之惠初

未嘗有凶服往拜之禮獨奈何于遠客之弔而僕僕拜謝之哉
守禮之孝子方當處苦塊之中以奉朝夕之饋奠乃遠離喪次
而奔走於道途此何禮也欲徇流俗而大違於正禮諒亦秉禮
者之所不爲況吾誠能守禮吾卽不往謝人亦安得而責之慎
毋錯會經旨而藉口于古人庶不貽知禮者之誚乎

受服

按喪禮自成服之後莫要于卒哭受服一節蓋斬衰之布以三
升齊衰之布以四升其服至粗而易壞勢必不能久故旣虞卒
哭三升者受以六升四升者受以七升也豈惟三年者有受卽
期年九月者亦莫不有受自唐開元禮迄于明之集禮練服禫
服則有之而卒哭受服之制皆廢是必旣葬以後竟不服齊斬
之服而後可也如猶將服之則初喪至粗之服其能歷三歲之

久而不壞乎蓋由唐世以降士大夫惑於地理既不克三月而葬則無所憑依以爲變除之節而又篤信釋氏七七百日之邪說如開元政和禮諸書陰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大抵七七之期或百日之期則釋去衰麻而易以平常之素服至小祥後之原無衰服可易故諸議禮之家亦因之而不載也嗟夫古者喪服之變除經則有除而衰但有變故可謂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也後世未嘗以齊斬終其期則於古人名服之義果有合焉否耶今茲篇所載大抵先王之禮詳而後代之禮略非故略之也欲詳之而不可得也至于練禫之服開元諸書所載者則已分見于衰經諸篇故不重載云

神主

按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大夫士許其立廟而

不許其立主者乎若因儀禮大夫士之祭言尸不言主遂謂不得立主則儀禮初未嘗有王侯之祭禮也何從見其言主而大夫之無主乎至束帛依神結茅爲菹之說實妄誕不經乃因許鄭之言自晉以後士大夫多不立主或爲祠版或爲神帛曰吾不敢僭上也致使廟中無主而鬼神無所憑依則皆許鄭二子之過也

神帛

按古禮無神帛之說自許鄭誤以大夫士無木主遂謂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菹自魏晉迄唐宋士大夫守許鄭之說皆不敢立主又以神之不可無所依也不得已而易之以祠版究未嘗純用神帛之制亦可知神帛之非正禮矣但據許鄭之意原以神帛代木主非木主之外又有神帛也自程子定爲木主式

而朱子家禮因之則士大夫俱得用木主矣既用木主可以不
用神帛今家禮初喪之時設爲魂帛以代重則分魂帛與木主
爲二矣然神帛設于既虞之後魂帛設于未葬之前則朱子之
魂帛非卽許鄭之所謂神帛也愚謂今士大夫之家既有木主
則祠版可廢既有畫像則魂帛亦可廢儻謂魂帛所以代重而
不可廢則古禮之廢于後世者亦多矣何獨重之一事必須設
一物以代之乎今世俗相沿未有不用畫像者既用畫像而復
用魂帛將使祖宗之神依于畫像乎依于神帛乎兩者皆後世
之俗禮擇其一而用之母寧畫像之爲愈也

神像

按神像之設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則宜何從愚以爲當揆
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無有不用像者眾皆用之而吾獨矯

情焉于我心慊乎否也況圖形之說其來舊矣文翁之講堂爲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爲非也土偶猶可而畫像獨不可乎先聖賢猶可而吾人獨不可乎人子當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像而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咳唾焉悽愴悲懷之意益于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猶然在目也獨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當揆之于人情而已

墓祭

世謂墓祭之禮始于東漢明帝余嘗攷之於古竊以爲不然如武王行軍祭畢則周初有行之者矣東郭墠閒設祭則周末有行之者矣張良上先冢必先祭黃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光武德李通必祠其父冢則東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

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則自明帝倡之後世遂沿之爲制耳然古雖有墓祭而未必舉以寒食則與後代之拜掃亦自不同其定以寒食爲節不知始于何代觀開元之詔謂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以成俗意者起于陳隋之際乎然開元禮所載拜掃之外別有上墓之禮則拜掃與上墓實分爲二拜掃無祭而上墓有祭又不知何時始合而爲一也大抵禮由情起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先王勿禁則祭掃之禮又烏可以已哉即使上世無之亦可以情起況乎古書所載又厯厯可攷也則夫以墓祭爲非而盡言以排之者亦可以不必矣

喪遇閏月

喪遇閏月如簡文帝湘東妃鄱陽王之類辨之甚易王彪之庾蔚之諸儒所言可謂得其衷矣至于齊穆妃之小祥依十一月